

单飞雪 著

要挖出你内心最柔软的一处
台湾金钢钻级爱情导师 单飞雪
10个都市人 100个心硬症

当我们这样相爱
When we love each other
So much

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我们这样相爱/单飞雪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04. 12

ISBN 7-80148-743-5

I. 当... II. 单... 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2223 号

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B 座 302 室

邮政编码:100007

电话:010-84094409

传真:010-84094789

经销: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中心:010-64631547

Email: newstar-publisher@163.com

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889×1230 毫米 1/32 开 印张:6 字数:83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责任编辑:范超清 刘 莉

责任校对:冯光艳

封面设计:李淑君

版式设计:李淑君

定价:12.8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

当我们这样相爱

When we love
each other

So much

单飞雪 著

序 曲

你说你，从未爱恋过。但很珍惜，跟我在消磨。

我笑我，原来是我的错。裂开的心，还未算清楚。

如此天真，竟得我一个。付出的心，你收不到吗？

如果你知我苦衷，何以没一点感动？谁想到这样凝望你，竟看不到认同。

明知我心里苦衷，仍放任我造好梦。难得你这个朋友，极陶醉，但痛。

你笑我：“为何没答一句？像不开心，心里在想谁？”

我说你：“为何没法猜对？”

未得到的，从未怕失去。如此相衬，竟不算一对。

从不相恋，怎么可再追？

——《如果你知我苦衷》演唱：张国荣 / 词：林夕

A

这是一间名流聚集的高级餐厅，常见影视明星来此。今晚来了娇客，是常在服装秀表演的模特儿——丘乐莹。她表情阴郁地坐着，餐桌上的牛排一口也没动；而坐对面的男子，正迅速切牛排，刀劲利落，愉快地大口吃肉、品尝美酒，浑未察觉女伴落寞的神情。

男子年约三十出头，拥有健康明亮的棕色皮肤，身材结实颇长，衣着时髦潇洒。一件羊毛炭灰色单襟夹克，里边是紫格子圆领棉质恤衫，与夹克同色系长裤。乍看搭配随兴，实为上上之选，内行人一瞧就知件件行货，没独到眼光绝穿不出这款风格。

他举手投足流露自信，在那一对刀字眉下，是炯亮神气的眼睛，鼻骨高挺，加上棱角分明的下巴……他正是那种在聚会里轻易便能攫住女人目光的男子，而他自己的目光却不轻易跟随谁。

丘乐莹叹息，被忽视的感觉好难受，特别是像她这种惯于被男人追求的美丽女子，那不只是难受，还自尊受损。她痴望着他，难过地想：莫非这就是跟太出色的男人交往的下场？

她曾经多么骄傲自己的男朋友是金绍棠，流行界的翘楚，顶



级造型师，明星导演们的救星，各式影片秀场的艺术指导。他创立“锦棠造型”，和“文升造型”的蒋耀云可是时尚圈最受重视的两大天王。她曾经虚荣地到处炫耀，可是交往后才发现，金绍棠极端自我，工作起来六亲不认，女朋友的事排在最后面。他有空才找她，可当她寂寞了他未必会搭理，这算什么？

她受不了！丘乐莹握紧刀叉。都交往三个多月了，一直都是她在迁就。而他呢？亏她今晚还特意打扮过，他迟到就算了，寒暄没几句就忙着吃饭，根本不关心她。

“绍棠。”她板起面孔了。

他抬头，“怎么了？”刚忙完服装秀，饿死了。一见女友瘪嘴，这才惊觉冷落她了，“对不起，中午太忙，到现在才吃。”

“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她问。

“什么日子？”

“问你啊。”她皱眉了。

他沉思一秒就放弃，“直接告诉我吧。”根本懒得猜。

她瞪他。“是我的生日，你忘了？”

“哦。”真忘了，他按住她的手微笑道：“那——等会儿我们去买生日礼物。”

她听了更恼，“我不是气你没送礼物，又不是在跟你讨东西……”

那提醒他干吗？“好好好，怎样都好。我们开香槟庆祝？”

真敷衍！她瞪目高声抱怨：“喂，我想说的重点是——你、不、关、心、我！连女朋友生日都可以忘记，太夸张了吧？交往

三个多月，连你家都没去过，也不带我认识你的亲人，我又不是拿来摆好看的！我要人哄要人陪，你根本没认真跟我交往嘛！”她想要更深入的关系。

没察觉她快爆发的情绪，他还笑。“原来这么想去我家。”

喂——这不是重点吧？她嚷：“你让我很没安全感！”

他眨眨眼，“乐莹，你几岁啦？”

“嘎？二十五。”怎么忽然问起这个？

“都二十五了，自己不能给自己安全感，还要别人给吗？”他玩笑道，“好好好，等会儿我们去买个超、大、的安全帽——”

“哗”的一声，她拿起水杯泼他，“我要跟你分手——”

众人惊呼，服务生赶来收拾，经理过来关心，大家望着被泼水的男子，但见他缓缓拨开额前湿发，拿手巾擦脸擦衣服，一副很习惯的样子。

这是第几次了，被女人泼得一身湿？又第几次了，女人吼着要跟他分手？他低头擦拭衣服，口气漫不在乎，“想分手就分吧！”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真是，这套夹克要送洗了，还好泼的不是果汁。

“哇——”乐莹痛哭，抓了手袋奔出餐厅。

混账、王八蛋，这种男人，谁跟他交往谁倒霉！



正午时分，冬阳暖着热闹的东路。某间餐厅，二十七岁的乔弥生刚用完午餐。她任职锦棠造型设计，是金绍棠的秘书兼好友。

她身材高瘦，穿着法籍设计师 Roland Mouret 的衣服，线条挺直的粗毛呢料，肩型袖身有着古典宫廷式手法设计，公主袖式的抓皱肩型与缩口处置的袖口，十分别致。古典高雅却不至于显得单调呆板，在寒冷冬日流露出一股低调的浪漫氛围。一如她的容貌，乍看不特别出色，细看后才觉得干净舒服、别有风情。她眼睛不够大、鼻子又太秀气、嘴儿不够丰腴，但衬在一起，就那么恰到好处，独具特色。

她一头打着层次的时髦短发，令瘦削的脸庞流露精明感。薄唇抿紧，让人觉得严肃的同时，又有一种信赖感。右腕上戴着深绿表面 DKNY 的限量个性腕表，那是去年金绍棠送的生日礼物，他说和她的气质很称。

结账时，她低头看表，跟服务员点咖啡外带。她流畅道：“热拿铁，Espresso 二分之一，不加奶泡，牛奶三分之一，糖要减半。”

“噯？什……什么？”新来的女服务生听得一头雾水，当场傻眼。

“我来吧。”资深的男服务员过来，“热拿铁，Espresso 二分之一，不加奶泡，牛奶三分之一，糖减半对吧？”嘿，这女人是有名的“傲客”，他被训练很多次了。

弥生点头。很快地男服务员弄来弥生指定的咖啡，她道谢买

单走人。一走出餐厅，阳光刺眼，她戴上墨镜，步行回公司。途中，她停在路旁卖蚵仔面线的摊子前。

“老板娘，我要——”

“我知道、我知道——”一见是她，老板娘挥手嚷，“大碗面线不要蚵仔，不放大肠，酱油少一点，乌醋不要太多，要加辣，不放香菜，对吧？”

“是。”弥生点头。

老板娘将蚵仔挑出，装好面线给她，弥生付钱走了。

望着弥生背影，老板娘哼了哼，“嗟！麻烦。”这种女人，谁娶她谁倒霉！

推开锦棠的暗色玻璃门，弥生前脚刚跨进公司，同事甄姗芭立刻扑来。

“大新闻、大新闻！”她跟着弥生走向座位，“老板跟丘小姐分啦！”

“你又知道了？”弥生推开椅子坐下。姗芭人很好，就是爱讲八卦。

“这是真的！我跟你说……”姗芭拉来椅子坐下，“是圣纳塔餐厅的吴老板跟我说的，他认识财威威港式茶饮的钟老板，钟老板老婆那天跟朋友到餐厅聚餐，她朋友跟丘小姐的朋友是好朋友，这个朋友的好朋友跟她说的，丘小姐跟咱老板分手，而且那个丘小姐还在餐厅用水泼咱们老大，哇！怪不得老板这几天脾气好坏，原来被丘小姐甩啦——”她讲得眉飞色舞，像是现场目击。



结果弥生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喔，这样喔。”一副不甚感兴趣的样子。

姗芭摸着下巴思量，“没想到啊，老大情路多舛，今年他已经交了……”伸出指头算算，“一、二、三，三个女朋友！老板是有隐疾还是有怪癖？每段感情都撑不到半年？”

弥生看着她，“姗芭，他失恋关我们什么事？”刷地翻开日志，排列明日行程。

“你不好奇？”姗芭激动地说，“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老大长得英俊潇洒，事业有成，年轻多金风流倜傥，为什么那些女人一开始倒追他，最后又都不要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咧？我就是想不出来。”她甚至烦恼起来，“没道理，老板一定是哪里出错了，才会被抛弃……”

“拜托，你没别的事烦？成天想这个。”弥生站起，双手环胸斜睨姗芭，“他跟他女朋友怎么了，我才懒得理，我去厕所。”

姗芭望着弥生背影，嘟嘴嘀咕：“你懒得理？哼，是喔……”鬼才信！

大门拉开，同事郝谨臧走进来，姗芭眼睛一亮又奔过去，“谨臧、谨臧，我跟你……天大的消息啊……”

乔弥生推开厕所门，走进去，关门落锁，深呼吸，然后——

“YES！YES！YES！”她两手按着化妆台，乐得直蹬地。太爽啦！哇哈哈，又朝空中猛挥几拳。YES！分手啦——YES！就知道他们维持不久。想也知道嘛，那个模特儿小姐性子娇蛮，

又爱面子，习惯被捧在手心呵护，绍棠一工作起来六亲不认，哪有时间伺候她？

弥生乐坏了，她暗恋金绍棠多年，他们工作默契好，私下交情更是没话讲。可惜，这么多年来，眼看他频频换女友，怎么就换不到她登场。

每次听他交新女友，弥生就惊心动魄；每次听他爱情没结果，弥生又乐得心花怒放。她望见镜里自己开心的模样，觉得好笑，转开水龙头洗脸，平静好心情，整整衣服，拍拍发烫的脸颊，肃容走出化妆室。

“砰！”前头一名女子走出金绍棠的办公室，瞧那女子抓着卷夹垂头丧气的，一副好像快哭出来的模样。弥生看表，嗯……上午这个会开了三小时，看来很不顺利。

负责招待的甄姗芭招手嚷那女子，“沈小姐，敲定了吗？”

沈小姐走向姗芭，弥生也回位子坐下。

“还是不行。”沈小姐倚在弥生桌旁，跟姗芭抱怨，“我快疯了，要截稿了，来不及了啦——”她哭了，手中卷夹敲着桌沿，显得歇斯底里，“你们老板好挑啊！真难搞，烦死了啦……”

“嘎？还不行？”姗芭诧异，“采访稿不是改很多次了，还抓不住他要的感觉？”

“他的感觉？”沈小姐诉苦，“这采访稿重写十次了，他到底要什么感觉？一下说不够精准，又说不够真实、不能表达出他的特色，还说相片也不好，我的妈呀！我快疯啦——”她覆额呻



吟，晕了。想不到英俊潇洒的金绍棠这么难搞，可恶！亏她刚开始还因为能采访他乐得睡不着觉，硬是减肥五公斤。现在，哼，她怀疑金绍棠是她的劫数，不！是魔考，考验她的修养脾气！正当她哭哭啼啼跟姍芭诉苦时，一只手伸到她面前。

“拿来，我帮你看看。”弥生说。

“喔。”沈小姐将稿子递给弥生。弥生看着，答答地敲着笔杆。

“你觉得怎样？哪边出错？”

姍芭也凑过来看，“我觉得很好啊，版型很漂亮啊，相片也不错啊……”

弥生指着几处，“这里字放大，背景不要亮的颜色，别把他的相片裁半，要全身照，字别排得那么密。还有，别提他是处女座，别拿他跟‘文升造型’的蒋耀云作比较，这一段抽掉。”

“咻”，她合上卷夹还给沈小姐。

沈小姐恍惚了，问：“就这样？”这就是金绍棠要她改了十几次的“感觉”？

“你试试。”弥生打开电邮，处理待回信件。

姍芭拍沈小姐肩膀，“听她的不会错啦，乔姐在这做五年了，老大的个性她最明白。你回去改，保证一定过——”在这做事的都知道，有关老大的事，问弥生准没错。

沈小姐道谢，拿着文件半信半疑地离开了。

这时，金绍棠办公室的门被推开。姍芭即刻奔回座位，打盹的谨臧坐直身子，回复邮件的弥生抬起头来。

金绍棠来了，她的心上人来啦！弥生目光闪烁，看着他走过来。唉呀呀，这张脸百看不厌啊，那永远挺直的背脊，目光炯炯，脚步稳健，弥生体温即刻升高几度，胸闷心热。唉呀，即使天天见面，还是不自觉地心跳加速。感觉到自己脸颊发烫，弥生赶紧低头收送电子邮件。

他停在弥生桌前，“下午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一点凯悦饭店，大鹏经纪施先生要跟你谈案子，然后就是三点安娜小姐的杂志约。”

他瞥见桌上的咖啡，“给我的吧？”弥生还没答，他拿了就喝。又看见一袋面线，好饿，还没吃午餐咧。“是帮我买的吧？”他拉了椅子坐下，动手扯塑料套绳。

不记得打哪时起，当他忙于开会忘记用餐时，弥生总会帮他准备午餐。他也习惯了，省去外出用餐的麻烦。弥生将打印好的行程表交给他，他则将打开套绳的面线交给弥生。她抖抖塑料袋，他放好免洗碗，她对准碗，他拿稳碗。她将面线倒入，一滴不漏，他赞赏地挑眉，拿了筷子吃起来。

“老大？”姗芭笑嘻嘻走来，试探道，“你今天看来很忧郁喔，有心事吗？晚上我们去唱歌好不好？唱唱歌人会比较开心啊——”

“又去？”他皱眉，“那地方空气差，有什么好？”他环顾桌面，像在找什么。弥生会意，拿出刚空运来的时尚杂志，他立刻翻阅吸收流行信息。

“唉呀——去啦……”姗芭拗老板请客，“我们这个月赶三



个案子快累死了，好可怜喔，请我们唱歌啦——唱歌啦——好不好？”

“什么？”谨臧站起来，“要唱歌吗？今天吗？好耶！”转身问后边的会计泰晖芯，“芯，要唱歌，去不去？”

向来低调的泰晖芯抬头，眼色恍惚，“哦，唱歌喔，有靠近逃生门的包厢吗？”

“行啦行啦！”谨臧跑过去问老板，“真的喔？要去唱喔——”

金绍棠瞪他，敲他头，“是，一说唱歌精神就来了，刚刚好像你打盹……”

“没有没有！”谨臧连忙否认，姍芭欢呼。

“YES，要唱歌喽，耶耶耶——”

弥生拿起电话，按下订位专线，“喂，我要订包厢。乔弥生，嗯……对了，帮我留意，我们不要二十五号包厢，那间麦克风很烂……”

“对对对。”金绍棠点头，上次那间包厢把他气死了。他听见弥生又说——

“十五号也不要，喇叭会破音……”

棒！金绍棠对她竖拇指，弥生笑着眨眨眼。聪明啊弥生，他一听喇叭破音就抓狂。



下午四点，摄影棚里，两位当红玉女歌星接受E杂志邀请，拍摄平面照。

“嗯——人家的胸部想要更大啦——”安娜跟金绍棠撒娇，“你看她——”指前方试衣服的包佳佳，“她把胸部垫高了，我会输她，怎么办啦？”

金绍棠回头，看见死敌蒋耀云，他负责包佳佳的造型。他们目光短暂交会，迸射出想置对方于死地的光芒。蒋耀云挑衅地挑挑眉毛，金绍棠回以一记冷笑。

“别怕。”打开皮箱，他拿出两片透明软罩，“最新产品，没肩带也没后带，你看这触感。”

安娜戴了一下，爆出夸张的尖锐笑声，她笑得花枝乱颤，“哦哈哈哈哈哈，跟真的一样耶。这要怎么用？用黏的？”

“不，它是最新科技产品，不必用胶就可以紧贴皮肤，等等你用这个，保证看不出有垫东西，胸型超自然——”

“哇——”安娜拍手，“金大师果然厉害！”

那边，正在试装的包佳佳跺脚，“那是什么？人家也要，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啊？”可恶，绝不能输她。

蒋耀云脸一沉，“你这样也很自然。”

“为什么他有最新产品你没有？我也要那种东西！”

可恶，蒋耀云瞪金绍棠，金绍棠还以得意的笑。哼！他安抚包佳佳，“那东西我是没有，但是——”他从口袋拿出“秘密武器”。

什么？金绍棠目光一凛。



蒋耀云大声嚷：“巴黎仙杜杜的婴、儿、粉、底！搽上去，你的脸就像没化妆，但是……但是柔润得像可以掐出水来，白里透红，嫩得就像婴儿的脸——”

“好耶！”包佳佳鼓掌，“蒋大师不愧是造型界第一把交椅！”

蒋耀云冷觑金绍棠——输了吧？

“哼！”金绍棠冷笑。什么仙杜杜？我还猪肚牛肚呢——

安娜听了抱怨：“不行不行，大师你要救我啊，我的肤色已经比她深了，她现在还擦上那个什么杜的粉底，相片刊出来，我被人家比下去了啦，怎么办啦？”

金绍棠自信道：“现在流行自然妆，不怕，我们就展现你原来的肤色，连雀斑也不遮。”

“嘎？”安娜捧住脸，“雀斑？你不帮我盖住？”

什么？蒋耀云停下擦粉的动作，听见金绍棠说——

“兰蔻最新型录正是用个满脸雀斑的女模特儿，故意不去遮掩，那一点瑕疵反而拉近跟大众女性的距离，并使得眼睛及嘴唇的妆衬得更明媚。”

“不行吧，雀斑耶……”安娜犹豫，“不要啦……”

竟要玉女歌手暴露脸上雀斑？蒋耀云哈哈大笑，比了个他阿达的动作。

金绍棠双手抱胸，瞪着安娜，“你不信我？”

“可……可是……”

“那我走，你另请高明。”金绍棠说完，随即收拾工具。

安娜立刻投降，“好吧好吧，我听你啦！”他们合作很久了，金绍棠帮她做的造型效果总是最好。

那边蒋耀云冷笑道：“技穷了，脑袋就糊涂了，哈哈！”

做完造型，摄影师打灯，进行拍摄。灯具后，金绍棠跟从事服饰业的伙伴陈祖伟坐在长椅上，观看拍摄效果。蒋耀云跟助理坐另一边，两组人马刻意隔一段距离。

“喂，你确定这样可以？”陈祖伟问。

“等着瞧吧。对了，最近有什么新货？”金绍棠胸有成竹。

“三天后，巴黎有个新品牌的服饰要来海岛设店，你可以去看看。”

“我最近看见几套不错的衣服，你帮我调一下。”

“喔。”陈祖伟点头，“开个名单给我，过几天我要到香港。”

“晚上要请员工唱歌，你也来吧。”

“员工？全部吗？”陈祖伟眼睛发亮。

“对啊。”

那也包括弥生喽！陈祖伟急嚷：“我去、我去！”



包厢昏暗，霓虹旋转。大伙儿坐在黑色长沙发上，桌上摆满饮料、小菜、红酒。泰晖芯驼背站在桌前，双手紧握麦克风对着屏幕唱歌。屏幕播放好几年前的“你歌”伴唱带，大鬚发、大浓

